



旅軒集

~ 16
2367
5

共十三



門和
號 2367
卷 4-6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雜述序

竊觀天地造化其變亦多矣縱橫錯綜經緯合散其行也
豈必皆緊關處而已其用也豈必皆重大者而已行必有
歇後焉燕之用必有微細焉畫之象於上者日月星辰也
而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之外又有無名數之星焉形於下
者五嶽四瀆也而五嶽四瀆之外又有無名數之山水焉
晝夜寒暑為陰陽之大經而晝夜寒暑之外又有時變刻
異之氣候焉羽毛鱗介為萬物之生類而羽毛鱗介之外
又有一草一木之微物焉蓋理之用至廣道之體至大一



於其重大者而不及乎微細則無以盡夫理之廣也偏於其緊關處而不從其歇後則無以致夫道之大也此重大微細靡有不具而天地所以成其大也緊關歇後相須並行而造化所以無有窮也其在吾人亦此理也亦此道也德包內外而備道貫大小而全事無輕重而盡業統本末而進存心養性德之內也修己治人道之大也入孝出悌事之重也居敬窮理業之本也內固不可不實也大固不可不勤也重固不可不篤也本固不可不敦也雖然義理無窮豈可徒內而無外徒大而無小徒重而無輕徒本而無末哉時日無盡滯不可無閒也苦不可無休也張不可無弛也翕不可無散也於是乎著力緊關之暇必有歇後

時節做功重大之餘必有微細事為以之而周其意思發其精神適其性情達其文華比之存心養性則果是外也比之修己治人則果是小也比之入孝出悌則果是輕也比之居敬窮理則果是末也然德所包也得此而備道所貫也得此而全事所兼也得此而盡業所統也得此而進其可忽焉哉是故身總萬機兢兢業業固莫盛於帝德而必有南薰歌詠之風是則不以帝而無適情之事也君臨四海法天無息固莫敷於王道而必有靈臺雲物之可觀是則不以王而無休氣之時也至於發憤忘食不知老至之玄聖有登東登泰之遊焉閑先聖息邪說以為己任之亞聖有勿忘勿助之養焉然則造道固非一路八德蓋亦

多術雖曰勤實敦篤為吾儒着力做工之綱領而休暢發舒又不可以廢其事此游藝一目乃在於志道據德依仁之末豈不以六者之藝無非義理之所具而其於道也德也仁也既能志而據據而依則又必游之以藝然後得於內者有以驗於外休於外者可以養其中於是內外相須本末相資德以之備道以之全學問事業自不覺其辛勤勞苦有欲罷不能之味故也今余雖知道德仁之為吾固有而曾不能志據依之驗於進修則其於游藝乎何有惟以身經患亂歷過艱險心不啻于動性不啻百忍其所自守可謂固矣今幸朝夕無憂外事不干思有以適情休氣送了歲月則求之六藝無所能焉惟其觸物興思隨思輒

記或文或句惟中所發此或可以代射御故從今以記之也 萬曆乙未季夏旬後二日書

族契重修序

今日吾契之立所以重修古契也所謂古契即吾張氏同姓契也吾張氏世貫玉山傳世于今二十餘代則不知其經幾百年也惜其舊譜不得傳焉不知其大宗之外別而為小宗者凡幾派而小宗之中何代之分者為尤盛也然揆以大槩則從吾身而上至五六世以前其爵秩事蹟文章或載於編錄或傳於舊家而人數吾東之甲姓必曰玉山之張則其顯且盛也昭昭矣人之為士姓者不能每盛雖盛而或曰遊宦婚娶流散徙遷者多矣能積世居其土

者固鮮矣而惟吾張氏傳至二十餘代而不離此土則其所以家孝世睦樹德基福者實有所自矣當其盛也舉族而為一家合門而為一心則敦和雍睦之中自各盡其道焉夫何待於設契以一之哉及其傳世已遠派別既衆而情不得不間勢不得不分則必有所以維持合聚之道焉此族契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即吾族祖進士諱潛與吾先人相議而作之也竊聞進士公性最淳良行敦孝友克推世積之德能繼家傳之風吾先人亦以小宗之長實切追遠之誠而於進士公為袒免之姪也其氣味深有相契者則其所以議立是契於吾族中者意固深矣不雜以他姓必專其氣屬篤其恩以一其心定其規以齊其事時焉

講睦以盡其和好之情事焉同力以通其資助之義使之富有時分貧有所濟慶同其喜憂共其恤此亦所以宜家保族之深慮遠計也吾雖未及拜侍進士公而吾先人亦早見背不獲承受庭訓然猶及見餘教之盛矣自己以上有與曾祖為行者矣以下有孫行始生者矣合老幼嫡庶凡在契案者三十餘人矣其在幼少未有室而從父兄之下者又多矣遂立講誦之課以勸族幼之學每於月朔及望合坐而講之第其等而獎勵之此尤吾契之美事也又欲推而廣之雖非吾姓而為吾姓外裔者自欲入契則許與同之此雖非本規亦從厚之義也嗚呼壬癸經亂以來舉族一掃而敗亡焉今其存者在長未十在稚纔六七耳

亦且流離困頓衣食焉不暇孰有意於合族修睦之道哉
今則賊渡已數年天兵屯戍者亦撤徭賦暫弛資業稍賴
予遺黎庶稍稍能有人事則為吾族者吾族古事不容不
舉也於是遂請族老而議復吾契則在姓者無幾而乃以
外屬連係或以結親合義者在鄉尚多其人焉其欲不棄
吾族而思與同約則皆聽之遂裝卷騰名立約定規九若
千人余謂契者合也合者表裏無間而憂喜必共好惡必
同然後可以謂之合之真也至於面從心異口諾身違者
非真合也德義相好而所勸惟善所規其過然後可以謂
之合之正也至於私昵曲從苟同邪比者非正合也此又
契中之所不可不知也一約之後雖路人便作兄弟况同

契之人乎吾知吾契中必有以深契乎契字之義而能不
隨進士公及吾先人立契之初意哉噫吾一門也而元初
有族而無契中間始有契其末也國亂人盡而契隨而廢
矣今又有予遺孱孫等復議復之其亦一門盛衰之數也
哉不知自今以往復幾有盛衰也而繼之者能思夫立契
復契之意否契已成契中諸兄弟屬余誌其顛末故不敢
不以所聞於族老者悉錄之嗚呼此契之本乃先人承命
于進士公而立之則此契之重修於今日者於顯光為尤
感發而又以進士公之孫光翰及大宗之胤乃範為今日
修契有司此皆不肖等盡誠之地也然此豈吾數人之私
姻哉實皆契中諸丈之所共喜也實我先世世教至意也

實晉皇天降衷嘉穀自然之義也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
日門未顯光序

一契中精寫族譜有司慎藏相傳

一契中人相愛相護常若一家之人

一吾契乃族契也為契既曰於族則不可不思其為族之
源而致其追遠之誠也遠祖以上於法代盡雖宗孫不
可得以祭於廟則惟其致誠之道只在省墓一事而遠
祖墳塋又不知其所此為子孫者所深痛悶而惟我七
代祖考及六代祖考妣墳墓俱在星州地此宜歲一祭
之一以致其誠報其餘慶之流一以誌其地啓我後孫
之思其歲祭之式則為有司者幹之或春或秋就同姓

中分半隨宜備物必極其誠分祭于二所雖外孫或欲
參謁則尤美矣

一遠祖墳塋既不得知而族中舊譜經亂俱失今多有未
詳處此則不分內外孫如或有聞見吾張氏先世事蹟
者必皆隨其所聞見詳錄以告于契中

一吾契之初只就姓中為之及今雖異姓踈遠若與張譜
相連則皆入焉此亦推先世之恩廣睦姻之道也以先
世視之慈情豈間於內外哉人莫不有子與女以其情
而體吾先世之心則可以想矣然則契中當不分同異
姓其相厚之義則宜無間然而但其追遠等事則在同
姓者必須自益其誠

一此契元初即吾同姓契也然則凡契中事在吾姓者宜
益敦勉每定有司時必以同姓一人異姓一人備其負
此非所以置賓主之別也特以兩有司皆是異姓則本
姓者尤易於忽忘契義故也

一契之中有言無凶有善無惡則最是契中之章也凡
在吾契者倘能各自勗勵省勉必為其所當為必不為
其所不當為須令契中有可喜聞之事無有不願聞之
事為幸孰大焉

一人倫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和推之以睦同
姓又推之以媯外戚又推之以信厚朋友者乃吾門之
所素敦而吾契中之所盡心也其何待於相勸哉然自

是而益相勉焉則豈非契中之大賀也

一鄉曲中凡民豈待立朝事君然後有以致君臣之義哉
惟能各職其職各事其事以不負 國家生養罔育之
恩乃民之義也讀書業士者其志固有望於他日矣至
於暇田食力之人凡其一衣一食一坐卧之安無非
國家之澤也其所以報效之道只在慎貢賦力徭役而
已今在十年兵火之後民力固竭矣然猶能不飢不寒
上事下育者其以為自己之功耶吾契中共相與勉之
一亂離以來人困衣食皆知農業為本故莫不力耕務稼
固不待相勸但一兩歲稍稔以後人頗賤粟尚飲此乃
惰農之兆也吾契中其各戒之

一契中幼少業士之人雖不能如平日朔望之講為其父兄者各宜督勸可也使一契中幼少畢竟皆歸凡民而不有俊秀者出於其間則豈吾契之福哉

一農不勤農幼不勤學者有司察之及契會之日舉告于契中或罰其當身或責其父兄家長

一亂離以後爭田訟奴之事處處成風此甚不美之俗也若其弱為強所侵直為枉所屈拙為詐所欺賤為貴所奪者勢固不得不求辨於法所矣其或乘時僥倖非理好爭者極可醜也凡為契中切宜戒之毋作一契之羞也而况喪亂之餘閭閻丘墟阡陌蒿蕪如能力耕孰惠衣食而必欲廣占膏腴謂為子孫計者在此則其為惑

也豈不甚焉何必爭訟鬪狠以失和乎遺之人哉

一契中人過失契中人相聞各以所近先相規告再三必至不改然後告于有司見其不改而不告于有司者與夫不先相規而遽告于有司者俱致罰有司聞之細過則待會致告而共規之大過則即出文齊會責之衆責不改然後損徒損徒又不改然後出契然既出而能悔則即許還入

一契中人之過失契中人只當當面相責不當於契外人處揚言之如或不相面規而揚言於外者契中重罰一吾契中只當相責其契中之失若外人過惡則耳或得聞不可出誘其口

一契中人過失外人或有言之者契中人聞之必來告于過失之人使之知改其或聞之隨而唱和揚助之不以告于本人者契中重罰之

一論官負善惡論時政得失最非守分保身之道吾契中宜極戒之犯此戒者契中共罰之如或切已之冤枉悶痛則必須共訴而求解者亦患難相救之道也

一契中或有水火盜賊凡意外之變極力共救之如聞患難而不急救之者契中共罰

一契中有死喪則初喪助斂殯之具及葬助營壙之役且助葬需有式

一契中有婚嫁亦助昏需有式

一俗中為契者其於吉凶之助或有限定其所助度數而其助之也既盡其所定之限則曾受助者雖更有吉凶之故契中不復助焉此則直是相稱貸者較數必償之為耳非所以憂喜相同以情相助之義也今吾契中則勿效俗契較計多寡之陋規勉尚古人一向敦厚之美義喪不必父母妻子而或有傍親之喪婚不必已之子女而或有弟姪之昏者雖一人而累有事故如其自主張其事者則亦當隨事相助若其所助之式則又不可無輕重之殺此則只在臨時僉議而酌定之但不可謂曾助於前事全然不顧於後也

一族人之在異鄉者若願入契則復僉議許之使媿睦之

義無間於遠近則可矣但於不時聚會例收雜物等事則其勢不得與在鄉者一一同之也自此相通或不能及時自彼相從亦不得如期則一以契規例之終非恒久可繼之道矣惟春秋講信大段聚集有不可不相參共議者外不復一一皆望其必集雖或不能齊會不以不參不狀論其罰如或可來而不來當參而不參則亦不無未安者矣契中雖無罰其當自知之也什物之收亦不可責之以元定之式只當隨彼之力所可及勢所得為者而不拘時限不計數量唯能終有以相助相顧焉耳契中則又不可以彼不能自如契式而敢忽於相顧之際也要當各盡其情義而已

一講信修睦春秋各擇日為之勿尚侈美皆要真率當以適情歡洽為度如有亂醉顛倒喧譁失禮者罰

一契會時只宜高確契事開叙情義而已絕勿惹及外間雜說

一立契之後契中必有相好之樂而無相惡之事矣然於常情之外或有還出之願者則必令自具其狀呈于有司有司告契中而許之然同姓中人則猶不敢去其名特不令參於契事也

易學圖說序

夫易即天地也天地焉而萬變萬化萬事萬物在其中矣易豈外此而別自有道理者乎然則天地固自有天地矣

萬變萬化固自有萬變萬化矣萬事萬物固自有萬事萬物矣是乃天地自是易也觀固有之天地固有之變化固有之事物則易斯有矣易不必復作為書也而聖人所以必有易之書何也乃為吾人作之也人固莫不有其身其至近者莫此身若也而能知其耳目口鼻之所以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為四肢百骸五臟六腑之所以為五臟六腑者鮮矣况仰渾淪而知為天之理俯磅礴而知為地之理處群群之中而知萬物之理者幾何人哉見形而知理見器而知道見物而知則見顯而知微者非聖人能之乎惟人也而不識此道理則其亦禽獸而已草木而已立不識當立之地行不識當行之路其如參三之道何

哉聖人是憂之不得已而作易模象出方冊上天地然後神明之德以之通焉萬物之情以之類焉凡宇宙之間所謂萬變萬化萬事萬物都舉為此易之所包所冒而無古今無幽明無遠近無巨細皆莫之逃焉此誠易之為書果有以能稱乎大哉至哉之實者也人始可以書中之易知天地之易以摸象之天地知固有之天地而吾人事業從此而定矣則人文得之而昭耳物則得之而盡耳彛倫得之而叙耳到此而此易功用其可量乎宜乎天地存則此書與之俱存當與天地同始終者矣然而八卦為六十四卦而大備矣而文王立卦辭以明六十四卦之義周公設爻辭以明三百八十四爻之義孔子著十傳以明此易之

在天地者與在書中者必反覆詳盡而後已何也蓋易之
理本自具於天地萬物故其在三皇以前止可俯仰天地
旁觀萬物而咸得其理焉伏羲以後文王以前止看卦爻
之象而亦咸得其理焉此非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之聖人
乎聖人知夫大朴既散世變日降開物成務之方不可不
設則以為有天地人物矣不可無卦爻而有易學故於是
畫卦爻有卦爻矣不可無繫辭而為易學故於是有繫辭
既卦爻矣而至于繫辭焉則易之教成矣伏羲則發天地
之所未發文王周公則發伏羲之所未發孔子則發文王
周公之所未發是固卦之畫辭之繫者皆非聖人之得已
也四聖既遠左道紛興千載歸來易道幾晦矣又幸程子

有傳朱子有本義啓蒙等書以發四聖之餘蘊則所以羽
翼乎此易者盡而又盡矣至於程朱之外前後諸儒曰既
備之易者流加贅摹枝效葉費詞為說剝墨為圖自以為
明易之旨者凡幾家而于今傳者無幾而不足輕重於有
無者也如是而今乃復有此纂集何也竊嘗思之卦爻奧
矣辭亦隱矣後乎古而生者各出己見擬有以闡其奧啓
其隱則轉加推衍輟滋論解圖後有圖圖至幾般樣辭後
有辭辭至幾卷衷乎愈降愈繁愈繁愈雜則其所以瀆亂
經旨者固十八九矣然其間或有一圖一說之透得乎一
義者亦在所當取焉何則理固無精粗矣無大小矣縱橫
焉錯綜焉千條萬脉該貫畢括其妙無窮而易之妙所以

無窮也人之所得於易者或精或粗或大或小果相什百焉其能通盡乎十分地頭者固不常有而有能窺取乎千條中一條萬脉中一脉則亦莫非此理也所以為圖為說者有或可助於學易者矣俱收并集比而類之以為參互考觀之資者亦初學之所切也故積成一帙彙分序列而源流者未悉在其中矣見者未必不以屋上之屋牀上之牀為疑而若能詳玩而細會之則皆各有所主之義雖不免於重複而實不可厭數者也其或同源而異派者異旨而同宗者亦取而載諸表末以驗夫此易之理無所不圓而仍以為搜石證玉據彼明此之地耳摠而名之曰易學圖說其圖其說并回於已成之本矣而間或以賤見妄撰

或圖或說以附之者亦非一二又於纂玩之際自有推得之餘義不敢以糟粕而捐之篇置最末然必本於先儒之說又契於固然之理非全臆揣也且非鑿空也初為昏鈍自閱之便者也而後欲開示一家之蒙則遂道其纂集之由寫諸卷首焉

永慕錄序

凡有身於天地孰非為人子而承父母而親之遺體者哉以其氣脉之直傳而當宗之故姓父而不姓母家無二尊故服有斬齊之差也至其生成慈育之恩則實何間於父母哉故人子之於父母其愛戴之心未嘗不一而父母之於男女其慈憐之情未嘗有異焉此固非常情乎聖人非

不欲於外家先世並致其隆於外黨諸親畢推其厚只以
義有所難同勢有所不及焉耳余見世之人其於外宗外
黨一以薄道處之遂以為當然彼不思其母胎中乳下積
誠劬勞之恩乎然則其於情所可用力所可及者容可不
為之盡心乎余嘗為一冊畫分并間填寫內外先世本宗
則隨其所及知而謹悉其派分焉外宗則皆自始祖至于
吾身所直之代而止焉逐代俱寫娶氏及子女名適雖不
書諸派族類各自有本譜亦可憑吾冊子女名適而得悉
代行焉此余所以有此錄也目其錄曰永慕此余推孝睦
之道而廣之也以我之母我母之心推而上之吾考之於
祖妣吾祖考之於曾妣吾曾考之於高妣其情亦何異哉
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百代無窮之祖又推而廣之以至于
外宗之外宗其亦無窮者於我皆有父母之道焉我莫不
有苗裔之理焉如在所不及聞知者則已矣苟或有以聞
且知焉則其何得以愬然哉今我或得知其墓山則必錄
焉或為其裔孫者不論內外有過於其所則一虛拜之致
焉者其亦幸之大也

記

不知巖精舍記

凡物苟有矣必當為所知也形焉而目之者知聲焉而耳
之者知臭焉鼻者知味焉口者知性情焉而心思者知夫
既有形聲臭味與性情矣則孰有逃於有耳目口鼻與心

思者之所及哉知因於有不知因於無故有而知無而不知者理之常也其或有有矣而不知無異於本無焉則乃不知者之失也然有者自有其何損於不知乎精舍在不知巖之東南岸上故曰而名之夫有形之中最確而著者莫巖若也而茲巖之所以名以不知者吾果不之知也或曰是巖也本巖於丘土之中江水衝破積以歲年然後土盡而巖出此謂其丘土時所不知也或曰是巖也若被大漲之沉沒則截在波濤之中迨其漲伏然後巖乃出此謂其大漲時所不知也此皆名之以有隱見也或曰巖在深淵之上巖麓之下四方皆勝觀也四時皆勝趣也可以舟於江而勝可以席於岸而勝清風之晝明月之夜無非勝

賞也公江上下凡以勝區名者幾處也而惟其為勝之最則能與此巖肩者鮮矣而埋沒於尋常之中廢棄於魚鳥之場人莫之奇焉故好事者名之以其實也但精舍之設非獨取於巖也長江列嶽遠林近藪白沙芳草烟雲鳥魚其取乎上下左右者非一也而必於巖焉獨取之曰其名而名之何也固以不知之義富矣遠矣吾人之取之也有說焉識以不知分在在人而言之在我之不知有二焉不當知而不知不知之得者也所當知而不知不知之失者也何謂不當知奇技淫巧之事營私謀利之術凡世間冗雜瑣屑之務是也此而不知豈非不知之善乎何謂所當知天地人物之性三綱五常之道大而天下莫能載小

而天下莫能破者是也此而不知其能為具耳目口鼻知覺之人乎為吾徒者其於在我二者之不知宜有所擇矣若夫在人之不知亦有二焉我無見知之實而人不知之者不知者非人而無可見知者我也我於人何怪焉如我既有見知之實而人乃不知則不知者在人而我所自有之實不以不知而有喪焉人之不知何與於我我何謂見知之實即有必窮天地人物之性盡三綱五常之道天下莫能載之大而能無外焉天下莫能破之小而能無內焉者是也道此道於吾身德此德於吾心則人之能事此焉畢矣其果能見知於人則此道此德之功用可被於一世而位天地育萬物無不可為矣世或不知則藏此道於一

身樂此德於一心而亦自無愧於天地萬物之間浩然於獨立之地矣吾徒之於在人二者之不知一唯自勗其在己者而已夫如是則當以不知為進學處世之道可乎進學之道以知自居者歸於不知以不知自居者歸於知蓋以知自居則知一是一不復求知夫二以上之分數知二是一不復求知夫三以上之分數至於至八知九而止猶不得復達於九與十之分數况未及八九分而自足者乎此安於小成守其一隅者也其歸不知也宜矣若以不知自居則常以為義理無窮其知既廣而不自廣求以益廣焉其知既高而不自高求以益高焉此大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者也其知之大固可

量耶至於處世之道要於見知者終於不知晦於不知者
終於必知蓋要於見知則纔有片善求以聞於人僅能一
藝求以衡於世唯其求聞求衡之私心便桔其天理之正
而所有之片善所能之一藝亦止為悅人售世之資焉其
復有長進之望乎此市才著善要名干譽者的然而日亡
也若晦於不知者學問高於天下而守之以愚道德尊於
一世而處之以謙不成乎名不易乎世遜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然而天下歸仁百世為師此衣錦尚絅韜光鑿采
者闇然而日章也此巖初巖於丘土之中而不知乃見於
土蓋之後間沒於江漲之時而不知乃見於漲退之後及
其名以不知也又巖於遺棄埋沒之中而不知今又大著

於精舍之立則始於不知者固未嘗不終於知名於不知
者亦未嘗不實於知此非理之常耶般是頑然亂石之積
也其隱見於江波之中者幾萬歲矣而其於物之善惡盛
衰世之治亂興亡無所與焉則於巖乎何責夫當知不當
知之事乎至其磊砢錯落萬古凝定雖無知覺言語運動
而能與雲雨以澤於物能巖魚鱉以利於人此則巖之能
事而大其功用者也人未必知焉而巖亦何知於知與不
知哉此有血氣知覺者情易躁動心在銜耀而多失其性
焉凝然靜峙者能效奇功不自誇大而乃全其天焉精舍
之取其名豈無以哉今舍已成焉名已揭焉處此堂而顧
此名能盡於不知之義其於在我者不求知於所不當知

而不恨其不知必求知於所當知而不知則不已其於在
人者恒能自反其在己之實而道果未盡於吾身德果未
至於吾心則當曰人之不知乃以吾道吾德有未盡未至
也於是乎無者思以有之小者思以大之卑者思以高之
淺者思以深之至於既有既大既高既深矣而人且不知
焉則我當不愠不沮不止焉耳夫聖人者天地合其
德而天地知之日月合其明而日月知之四時合其序而
四時知之鬼神合其吉凶而鬼神知之知我者天地也日
月也四時也鬼神也則一世人之不知果能為損於聖人
乎孔孟不見知於當世而能見知於萬世其見知之大且
長孰有如孔孟乎吾黨其思之又其做功之要地則復從

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始焉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皆結慎獨之一言凡古昔
賢人君子之用功固未嘗不在於人不知之處矣此誠吾
人之所共慎也能慎於此而不已焉則其所以進學者嘗
以不知自居而終至於無所不知其所以處世者常以不
知自晦而終不得自掩於必知以至不愠不悔之極功亦
不外是矣堂下之江即洛之下流也伊洛乃有宋諸賢所
興之地而江名偶與之同可以思正脉之流波汴洙泗之
淵源矣其西則金烏山也即吉冶隱棲遊之處而其清風
高節直相映乎首陽之孤竹則於焉仰止而有凜然者矣
堂之作在大明萬曆之庚戌歲

立巖記

允於山野間巖石有或樹起焉而名之曰立巖者余多見矣然見之多矣而其最奇且特無得與等比者吾於此巖獨見焉蓋他巖之所謂立者未必能高而大而正正而直與或錯列於衆巖之間不見其有獨立不倚之象焉或因勢於岡壠崖麓之上不見其有挺特自拔之異焉或有待於層壘重累而為高其全體非一質者焉或有亂角邪竇偏缺側穿左贅右疣而方圓不正者焉或有結根鹿醜而至於尖殺者焉或有方圓不分而欹側不直者焉又或有巖可竒矣而所立非其地若在都市之間大路之傍則惡煩者嫌焉又或有氣像近之者知其可玩而樂水之智

者舍此之彼則立不臨流者僻焉然則巖而立者得之鮮矣而其謂之立者亦多品焉其竒也非一槩其病也非一般竒多而病寡者不可易見則况竒全而病無者千百中之一也今何幸於此焉得之異哉茲巖也四方之高可十餘丈上下之圍近七八尋矣立不衆巖之間非所謂獨立不倚者乎勢不有回於岡壠崖麓非所謂挺特自拔者乎由足至頭全體一質則非層壘重累而苟高者也不角不竇無贅無陷則非偏缺側穿之不正者也自下而上其直也一從根而首其大也均可謂正矣望之似圓即之似方前瞻不倚後顧不偏可謂中矣非市傍非路衢而于深山之中則立得其地也帶清流臨碧潭蓄至靜於至動之中

則二樂者俱喜之也此余所以見乎巖之立者多矣而今
以此巖為獨見也不特其形之奇其立之異與其占方位
之得焉而已此一巖中立而衆嶺環擁列壑控扼助其勢
者後有雲屯之隆巖對其面者前有斗聳之高峰左焉眺
矚之岫右焉龜伏之崗洞口有碧嶂之重關洞上有窮源
之微徑石無大小皆可坐眠樹無老少俱宜蔭人沿流有
曲無非引風之座激石成潭莫非投竿之波白雲何心籠
閉山村碧蘿無情遠斷野路數頃荒田可以種豆千山新
采足以滋口逶迤石路筇音可鳴於朝暮嚶嚶鳥聲自能
唱和我獨歌其可以遇物成趣寄目與思者雖妙手不能
畫出雖巧詞難以收得則一巖所領之奇勝其可量耶巖

後有小谷地不甚寬可容數十草屋北東西三面皆屏之
以危巖其南口即前所謂雲屯之巖而其下即此巖也巖
下即溪溪南又峰峰上又嶺其形勢既高而凹沿溪而行
者不知其有村焉真隱者之居也古無居人或有村夫來
田其中者而土薄不宜於耕獲故多廢蕪矣自壬辰倭賊
之起永陽士人三四人結志入栖于此谷三四士人即吾
友權君強我孫君吉甫鄭君汝燮君燮兄弟也四友見余
極言巖之奇余從四友者前年始來賞焉果驗四友之言
不為虛美矣今年又再往而久留徧探前歲之所未賞也
則果愈見愈奇愈久愈不厭也一日四友謂余曰巖之奇
如是卜之深如是吾儕欲以此為終老之地公亦從我儕

者乎且吾儕之初所取者為此巖之奇也而巖之上下四方洞壑溪石無非勝賞而皆可為茲巖之助則其可不隨處立名以為吾儕遊玩探賞之目乎余方乘興猝然諾之不覺其自涉於愚拙僭妄且貽累於溪山也蓋既得此巖戀溪石之勝如不設巖修極息之室則吾儕又無所於安頓矣且妻孥叫啾之間鷄犬雜沓之中豈君子頤神養性之地乎於是四友欲置一齋而巖後東偏可立數間地者後蒲村烟前俯溪流負巖帶巖坐卧盡得其狀又遮風向曝雖冬寒可取溫也齋雖未立四友之計已定故余請預名之曰友蘭齋蘭固深谷之草而君子之所佩也名齋之意四友其不默認之乎自巖而北未及乎村家自村而南未及乎立巖爰有一巖峙作山形其高亦可四五丈其周約以地尺亦不減數十尺崿然峭然誠若雲屯上有古松數木虬枝相繆風葉鬆髮依然有高山叅嶽之形範隱然有仙區絕頂之風趣使仰之者精神清爽心想清遠自有所起發焉者故名之曰起予巖其北東西三畔皆有微路可登而南畔則高又倍之截然不可攀躋其南畔之底即友蘭齋之址也又於立巖之上起予巖之下中有平巖距二巖各十餘步人自村中來路緣于起予巖之西側不待登陟可平步至此其下則壁立如削者亦可七八尋危不可臨其中則平而圓四友曰其勢而修治之砌其邊而臺焉臺之左右有二高松可以陰朝夕之暉日午之陰有所

未偏則又架長杠於兩松而柱之就他松而伐其遠揚取
而蓋之以補缺陰則可以終日不見陽矣臺之南隅亦有
童松數根長或數尺四友愛護之日俟其長此松若長則
不必假補而陰可自足焉臺上可坐十餘人煎茶煖酒皆
有其所卑幼從之者亦各有便傍可安矣坐于臺上者三
面皆危壁必常有臨深戒懼之心故名其臺曰戒懼戒懼
所以為臺之形勢而戒懼之義則多矣此臺後有起于巖
前有立巖止兩巖是擅一區之形勝况左右遠近無非奇
賞形形色色小大羅布爭奇競美交貢迭獻者乎一脉清
流來自東崖縈回紆屈來觸立巖之下而過焉歲久年深
其觸不已巖根今有受水之痕其流既西而旋南或縈林
而隱或過石而見或緩而為淵或急而成灘或分而為島
或曲而成渚者臺上可見七八里矣臺之直南大山一支
漸低而中殺西來而北轉至立巖相對處起峰突然崖石
峯崱焉峰在溪之南立巖在溪之北若相拱揖者然名之
曰九仞峰所以言其高也而九仞之說出於孔子為山之
喻為吾黨者可不戒於一簣之虧乎臺之東有後山一支
亦其來稍低然後起而為峰峰形端圓政如芙蓉之出水
而花未綻也日暮臺上山人方歡欲燈不可欲燭不宜于
斯時也共注目東望以待月出而一片冰輪出自峰上有
若峰吐而生者故名其峰曰吐月即臺中夜景得此而明
者也臺之西北有最高一岑山人不出山有時欲暢其幽

登之懷則理仗策緣崖引蘿一登乎是岑效宣尼登東
登泰之遊則一片青丘曾不滿於一眇蓋以小魯而名其
岑乎吐月峰之東有嶺深秀半巖半露若然蔚然樵夫採
客鮮或跡焉者名之曰產芝嶺芝不必產于此也而名之
以產芝者何也昔者四皓避焚坑之虐改寄身世於商山
之深谷獨遠懷乎唐虞之盛世千載之下誦詠紫芝之歌
亦可以想見襟懷之脫落則思其人而不見尚其志而高
揖者其可無緩目憶懷之地乎此所以名產芝於嶺也山
自產芝嶺而西者又作一嶺於戒懼臺之東南即九仞峰
之所從來也自臺而望景親且對圓窪濃厚葱鬱明顯則
名之曰含輝以取夫朱晦庵玉蘊山含輝之義也山之能

韞玉與否固未可知矣然良王之所儲者必名山也而晦
翁之句又取比於君子蘊德而粹蓋者則吾儕自此未必
不目其山而思其名顧吾心所蘊者果能德矣而所發於
面背者果能粹蓋乎亦豈非自修之助哉含輝之名其有
取也自舍輝而南又有一嶺巍峙於渺茫之間坐於戒懼
臺者必登目於九仞峰之上然後可望焉每見白雲停聚
乎其頂或如冠中之戴首或如橫帶之在腰有或崖壑掩
巖盡者有或峰巒露出半者或始薄而終密或乍聚而還
散朝而為霧暮而為霞變化無常往來無迹者恒是雲也
故名之曰停雲領于以咏靖節無心出岫之章亦足以認
卷舒行藏之道也凡此四面之山無不高大而西山最為

雄峻在一溪下流當一洞初口有若隔絕世路者然遂名
之曰隔塵嶺既有是嶺隔絕內外故吾立巖溪山之奇勝
自作一區之秘巖而山外之塵蹤俗跡不得以冒躐焉一
谷中漁樵之興趣止為吾儕之獨樂而世上之浮雲富貴
不得以相易焉隔塵名嶺其可已乎溪之南有一野距村
纔一二里是野之田宜稻宜麥宜黍宜粟如能力耕足以無
飢披雲而耕帶雨而鋤固山中之勝事而率野耕叟南陽
卧龍或樂堯舜之道或託管樂之比則吾儕獨不可以志
伊尹之志心卧龍之心乎野名耕雲有所慕也溪流之傍
林木連青自生自長參差亂茂村人朝暮之炊遊客蒼魚
之烹青烟一痕惹作微色以供詩人之口或迷歸鳥之眼

則林所以名惹烟也洞在下口者名以招隱憐夫迷溺於
宦海而莫之返者也洞在溪上者名以尋真思夫抱真肥
遯者而不得見也洞在傳雲嶺之下者名以採藥藥不必
如方外之徒丹砂石髓之誤入者也居閑養病保畜性命
亦不可以無藥物故洞多其產所以名之也立巖之底有
石平鋪於溪流之中稜角磊砢出沒縱橫中有石隙長廣
纔能尋丈溪流得此而停深澄澈為一小淵淵之上下石
有呈露而盤陀者流漲則沒水落則出然後時少而出時
多坐其石淵可俯焉或濯或漱以觀游魚之往來者於是
名其石曰鏡心臺名其淵曰數魚淵巖影倒落淵中蒼苔
綠藁似作淵魚巢也恨淵不能稍廣有以容乎小舸恨石

不能稍高有以免於漲沒也自鏡心臺迤溪而行行過一曲則水回成隈隈在九仞峰之東畔有巖際流既平且廣亦可立數間茅也但不稍高遇漲而沉故屋不可設焉然後負危崖前臨險流又為九仞之所蔽擁幽閑深寂漠然與外人若不相接乃名之曰避世臺又從避世臺涉溪而行未及一里而橫流有石自成徒杠若不遇漲則不濡足而可渡矣中有二大石斗高而廣可坐卧其上又其南崖有巖隙亦成一臺可鋪一葉席直俯溪潭最宜釣磯遂以尚巖名其臺巖即巖子陵也其人出狎至尊則動天上之星象來把一絲則扶漢家之九鼎固亦一世之丈夫也名臺之義所以尚其節也又自尚巖臺而遊行及數里許得

一淵於兩峽之間淵廣足容中船溪作三派而瀑落淵中水聲常浙瀝焉淵之兩邊皆盤石石為漲磨漫漶平滑爛皓潔坐其上如藉以琉璃蓮也其東峽之巖尤極奇壯蒼苔綠蘿蒼蔚埋覆殊非烟火中人所可遊息也淵以浴鶴名焉亦非必有其實以誌水石之奇潔也若自鏡心臺泐流而下水觸西崖又成小潭潭上有巖巖上有松因而臺焉雖不能自奇而諸嶺諸峰諸巖諸石凡一眼所收得者恍惚難狀依依畫中似非真面故名之曰畫裡臺自畫裡臺又西南行至二里許有巖壘然成丘以臨是流而溪之自北山來者稍浮於是溪而合流於其前又增一倍價也四友欲亭其上而慮或力未及焉名之曰合流臺臺前

合流之處水頗演漾石多奇峩不知渭水之陽其能勝於此乎遂名其灘曰釣月以溪之上流皆在山底得月最晚此灘則距東嶺已遠月光先受固宜於夜釣釣即呂太公之事也身蘊濟世之具閑老江湖之邊手持一竿若將終身非斯人吾誰與從焉此名灘之義也從灘而下至招隱洞之口溪之成潭者倍於上流之淵外人之入此洞者山人之出是山者皆過於潭塵雲仙凡此焉皆分故潭名曰洗耳意欲追巢許也凡所以收諸奇勝以歸夫立巖之總管者上自浴鶴淵下至洗耳潭而止焉其間一洲一石之俱可得名者何可勝數而今所名者只取其最勝且大者焉爾至於由外路而入村者必涉巖下之流橫排白石

用為片橋蹶橋之際有響琤琮故其橋之名曰響玉自戒懼臺紆步而下將欲觀魚於鏡心臺則其入也亦必有石橋橋在巖底叢林之中石面易生綠苔故其橋之名曰踏苔亦為幽興之助也并在起予巖之側者寒且冽焉澤物之功不可不博故取易并卦上六爻辭以勿幕名之井而幕之則功不施也石在立巖之傍者有數至七而象似斗星故名之曰象斗石四時之運日月之行皆於斗星而取法則北斗之於星辰其係最大而石之數與象適與之符焉亦一奇也惟此得名者二十八處二十八者各自有勝致則得名固宜矣然不有一立巖之奇絕其二十八處不能自售其勝致而與尋常中丘陵洞壑峰巒水石無以異

矣孰為之名目以稱之哉然則二十八之勝致得立巖而
著焉立巖之奇絕因二十八勝致而富焉然亦不有戒懼
一臺固不能光立巖之奇絕以貴夫二十八之勝致又不
能輸得二十八之勝致以貧夫立巖之奇絕此所以有立
巖則不得無戒懼臺也是如北極為二十八宿之所尊而
非有二十八宿之環拱北極亦不得為獨尊二十八宿雖
各有躔次而不有一北極之尊亦無所於環拱又其中角
之一宿為二十八宿之首星角得其次然後二十七宿循
次而列焉此立巖所以宗乎二十八者而戒懼臺又以首
乎二十七者也然又非四友者就此而卜之則立巖之奇
絕又誰得而知之人之知與不知其於立巖容何與焉而

溪山水石亦天地間一美器也天地既有此美器豈令徒
自美而已必使最貴最靈者主之然後溪山水石不為虛
棄之一器而能發其美也然則四友之來卜于此其亦立
巖之嘉會歟嗚呼有開闢以來即有此溪山而幾萬年荒
廢蕪沒之境今日始為吾儕之所遊賞不亦有數存乎其
間耶斯亦有以起吾儕之遐思者也或曰溪山則美矣然
溪山乃造物翁公共之物也且初無情意又無名號焉居
于此者止可耕漁樵採樂在己之樂而已遊于此者但當
行賞歷玩快一時之目而已則茲不為順造物翁公共之
心而全溪山自然之天耶今乃於無情意之溪山用情意
以惱之無名號之水石立名號以累之欲以公共之溪山

便作自家之已物况名之不以其實者多焉則無乃非造物翁之心而為溪山之辱乎且不為外人之所笑而為自家誕妄之歸耶余曰不然如子之言則是以山河大地為不干於吾人以兩間萬物為無與於此身欲使吾儕沒形跡心空玄而後已也此豈平常之理光大之道哉造物翁所以造萬物者豈是徒費造化之功只令為無用之物哉有一物則必有一物之用有萬物則必有萬物之用先有用之理然後有是物若無是用之理則當不生是物矣故天地既生萬物又必生是人然後有以主掌乎萬物而各致其用焉田野而耕耘焉原陸而居宅焉五穀焉食之絲麻焉衣之何獨溪山而不致用於人哉有物而不用焉則

反有悖乎造物之心矣夫所謂公共者非曰置是物於虛棄之地也但不私之而已溪山固是公共之物也而我得之而我樂之人得之而人樂之千萬人得之而千萬人皆樂之各隨其所得而樂之何害其為公共也前人樂之後人亦樂之此人樂之彼人亦樂之不相讓而皆自足矣何嫌乎哉且萬物豈必有情意然後為人之用乎五穀非有情於為人之食而人自食焉絲麻非有意於為人之衣而人自衣焉至於田野原陸亦皆非有意於為耕耘為居宅而人自以耕耘焉居宅焉夫以有情而交無情者不是一理感通之妙乎萬物之初又孰有名號哉有名號者皆吾人之所加也而名號之者乃所以致用也惟此溪山自是

深僻之一區故亦未嘗有名號既無名號故亦未嘗為人之所遊賞焉吾儕自今始加名號而永為遊賞之地不使為虛棄之溪石者亦豈非溪石之榮哉若夫無其實而名以物者則固有之是亦為溪山為吾人而頌禱之稱也又何傷乎然則今日名號之作實乃所以成造物之用而發溪山之美也或曰名號之意則然矣但吾人事業果只在於溪山雲石之間而子乃以此為棲身寓樂之所耶曰君子之道貴而隱者也何往而不為道何遇而非可樂哉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則中天下而立位廟堂之上堯舜其君唐虞斯世上以位天下以育萬物子以盡吾人之能事如或不遇其時則退居山野付生涯於水月巖壑之間以

耕耘釣漁為事以風雲花草為侶者亦莫非此道之所在也豈滯迹溪山棲心淡泊潔身亂倫果於忘世之為哉余既答或人之難復告諸四友曰余願畢吾名基戒懼之義諸君其肯留念否試以此地言之凡巖石之大於此巖者又何勝數焉然而吾儕必以此巖為取者以其能立也凡物必有所立然後不為他物所撓棄也百仞之砥柱其立也確故以黃河之奔放而萬古不能撓千尋之勁樹其植也堅故以疾風之暴振而百載不能拔今此立巖亦與天地俱始焉而既不傾於萬古之前則又何撓於萬古之後乎况其高大正直又非他巖之可比者耶吾人也立於天地之間亦豈可無所立而能為人哉德於心有本然之定

性道於身有當行之正理仁義禮智德之目也孝悌忠信
道之目也心乎此德而不易身乎此道而不移然後所立
者惟其當立而以之處乎貧賤貧賤不能移吾之立以之
處乎富貴富貴不能淫吾之立以之遇乎威武威武不能
屈吾之立辯如儀秦而不能奪勇如賁育而不能挫此聖
賢以藐然之身能參乎天地以其所立者道德也堯舜禹
之所立者中也故四凶之凶不能撓帝堯之立天下之
秦不能移舜禹之立湯之所立者一德也文王之所立者
緝熙之教也武王之所立者不貳之德也管蔡之流言不
能動則周公之所立何如也萬世之亂臣賊子不得不懼
則孔子之所立何如也揚朱墨翟之言不能容則孟子之

所立何如也至於一節一行之士亦必有所立而後能有
以成就其業也所貴乎立者如是故於巖亦取其立也耳
今吾儕就立巖之上而遊息焉各思所以自立者終始不
相負於吾巖則幸矣然其立之之要亦不過乎臺名之戒
懼六臺上之戒懼者以其危臨數丈之塹也臺下之塹有
日可觀也其深可測也誰知吾人一身之傍有幾丈無形
之塹幾尋無涯之坑乎一念之差而奔馬鬼域一言之輕
而波浪翻覆一足之妄而罟獲陷穽其危也如是則所以
戒懼之者當如何也戒懼者敬之謂也必也靜而此敬動
而此敬言而此敬行而此敬然後吾之所立者即吾仁義
禮智之德孝悌忠信之道其何往而失吾之所立哉然後

吾之立也亦可以參乎天地矣惟諸友早晚若成友蘭一齋盍相與講論此理哉然後可以對立巖而無愧二十八處之勝致無非所以適我之性情者也村乃永陽之境也而距郡幾百里四方城邑皆與本郡同遠信僻地也余既告以溪山名目四友因請記其說遂並附以或人問答與吾儕相言語者某月日記

立巖精舍記

永陽四友之同志者就水北最深僻處得一巷焉巷口有澗澗畔有一巨巖屹然十餘丈者即立巖也巖之北距十步許有斷片層層體勢廣平可容得舞雩上浴風冠童而數株古松碧陰凝清則臺之以戒懼名者也自臺而又北

稍東隆然有一小石峰奇偉矗峙隱然有崆峒風趣者名曰起予巖也峰之南底有古址階類石亂不識何代誰氏等也諸友遊賞之餘遂相與顧眄則千年老龜露形寂寞之濱昂首吸氣魄然不避風日者後峰之作玄武也君於山而既老收威閉聲斂爪交牙能全父子之天長蹲而不去者臺巖之虎於右也出潛離隱始蜿終蟠若伏若起撥雲而飛珠者吐月峰之龍于東也大鵬搏扶搖九萬里既倦而下地猶揭頭仰蒼空者九仞峰之為朱雀也又有產芝舍輝傳雲縹塵諸岑屏排墻擁於眼前而一溪之縈紆來過者帶回襟圍見其八不見其去則上下數十里溪山清淑之氣其皆聚於此乎諸友樂之乃基其故置一茅齋

以為棲息之處房其左右而廳其中各一間也龕于兩房
之北可藏數百卷也稍拓其前後植以衆卉頗可玩也拙
者幸見收於諸友亦常往來而同之矣敢為之請曰小齋
既成矣第吾儕居于此當何修而宜哉何事則可乎世之
置亭或堂于勝區者其所為蓋不一矣嗜酒色者為荒樂
之所癖射藝者事呼吸之爭喜博奕者作梟廬之場皆不
足道也吾儕則無是矣至於遺世逃俗絕事棄倫談空覈
玄索隱行怪鄉烟霞宅巖壑伴鹿豕友魑魅者或為之道
藏焉亦左道也非儒者之所慕矣唯有一事焉背世上之
紛華賤末路之奔馳知讀書窮理之為吾急務識修身養
性之為吾本業者於此焉歲以修之則養正作聖之功可

象於山下之泉前言徑行之畜可法於山中之天階下之
流晝夜不息而認有源之不窮前山之逕茅塞須臾而知
力行之最要唯吾黃卷中聖賢羹墻于坐立既不患於師
友之不嚴况彼立巖屹然于朝夕之對歷千萬古而自若
驚波不能汨狂風不能撓積雨不能腐炎火不能爍則易
之所謂立不易方獨立不懼曾論所謂彌高彌堅卓爾所
立中庸所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鄒書所謂至大至剛貧
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於此乎認取各自
振勵共思有以為自家樹立之地者當如何也此則諸友
之當勉者已若夫少而失學老而無得已往之歲月不可
得以再迴既衰之精力不可得以復強只合收拾於白首

之經自力於桑榆之境者幸其無外慕有晚趣時月之間
若復有萬山之進則亦豈非居處之有賴乎此則老夫事
也其或山花爛發光風滿洞松陰自風熾炎無畏楓林浮
錦玉溪涵丹雪花騰六洞天茫茫者莫非與人同之佳興
而前郊霧捲東嶺月吐者朝暮之勝槩也乃傍花隨柳惟
意所適嗽泉坐石無地不可投小網於綠潭銀鱗躍盤起
細烟於巖罅山醪盈杯微醉高吟宇宙悠悠者其在何等
時節耶讀罷講訖休神舒氣之事也而老夫與諸友共之
者也然則吾儕之居止于是齋者其能無愧於俯仰哉其
有敢貳於此約者有立巖在焉於是扁之曰立巖精舍萬
曆丁未冬記

鄉射堂記

顯光鄉之人也生長於國家大平之日今則老病於兵
亂予遺之中矣流離旅遊之餘歸過是歲于舊閭一日鄉
首李君成春來見而言曰吾鄉舊亦有鄉射堂矣兵火之
日隨而火焉鄉人之僅存生還者尚復號之曰座首曰別
監蓋我國鄉邑中古規而不得廢者也其以事來待令於
府下者無所於退息遂構茅數間假寓苟度者二十年矣
比因一二鄉老之賜議卜得新基於府城之南礎其柱瓦
其蓋堂以兩楹房以兩夾并之為十間屋其厨庫及厩則
力未及焉姑俟後日然一堂之成視以吾鄉之力則亦幸
矣又重營於蕩盡之後不能無一感一慰者焉願說其廢

與之迹揭諸壁而知諸後子盍記之余惟古之所謂鄉者在邦國京都之外居比閭族黨之上教化之由於上者從此而宣於下風俗之成於下者階此而孚於上此聖人所以致重於鄉而制為鄉飲鄉射之禮使之知夫事長尊賢之義貴賤隆殺之節辭讓和樂之道有以消其懈惰去靡之風貪鄙淫僻之心暴戾傾危之習焉孔子所謂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此也今之所謂鄉其與古之萬二千五百家之制異矣而邑無大小皆各稱鄉則鄉之係於國家者為大則一也飲射之禮則後世廢而不講宜乎教化之不見古盛風俗之必至日卑也吾鄉雖小其來遠矣邑名以仁名之必以其實則其素有義俗可知矣方其

九疇之化流而三物之教行也備六德者幾人敦六行者幾人通六藝者幾人文獻無徵不可得以知矣今值國家重恢之運區區小鄉亦得有貌豫堂曰鄉射者既復焉諸君盍相與顧其名而敬重之思有以處此堂之道耶古禮固不可易行而古人尚德之意因是名之存而可以想之矣 國家之設鄉所而置鄉任者蓋有以重其所係也分九重憂牧一境民者邑主也而邑主瓜期有限遞易無常常為新眼之人不免有失序之措雖最留意於民事莫暇驗詳於經遠故必令各鄉擇其忠勤諳熟之人屬以一鄉之綱使之居其所而察其任然後邑主倚之為耳目境民恃之為樞紐然則居其堂者可不慎其任乎夫 國家

之所以治吾民者其道則勸善懲惡也其事則興利除害也任鄉者居其間承其所勸而勸之使一鄉皆歸於善承其所懲而懲之使一鄉皆免於惡利之在民而當興者必告以興之害之在民而當除者必告以除之者茲非其責耶所勸之善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也所懲之惡即所謂八刑之所糾也所謂利之當興者即欲飽而飽之欲煖而煖之欲安而安之欲壽而壽之者是也輕徭薄賦其本也所謂害之當去者即有以不能飽不能煖不能安不能壽者是也煩徭重賦亦其本也凡此四者皆係於在上之教化政令也邑主尚有所不得自擅者况鄉任者能如之何哉只望夫惟其力之所及而自盡焉則庶幾猶有一分之

助耳堂已成焉一境之人其必拭目而俱瞻曰吾鄉復有鄉射堂其自是居于堂者必能思古人之道體國家之意恒存敬懼勉盡規畫則鄉風之美鄉俗之善當自堂而基之矣諸君其毋負一境人之望乎老夫之祝不出于此矣

慕遠堂記

堂吾堂也堂之基即玉山府之南山下也玉山乃吾張氏廿餘世世居之鄉也南山之下則自吾五代祖始居之我以微末苗裔生長于此三十有九歲而值壬辰焉寇亂之慘有東國以來蓋未有如當日之酷變亘一境為往來之賊路屠全城為列營之賊窟者殆一年有半閭閻灰燼轉

為蓬荻人於鋒鏑溝壑之餘千百中一二僅存者流離四
散在賊退後近十年然後孑遺稍集喜姓中五六月亦在
其中矣新掃燼緝草構幕猶各自以吾土為可安矣我則
在拙為尤無計自返來靡依泊憫怛旋離者累矣族人憐
之謀於鄉友之生還者收材出力就吾舊基而營之為房
與廳各二間地主柳使君以公解餘瓦賜蓋焉此吾所以
得有此堂也堂乎處矣杳然與思則玉山為地也其亦肇
於闢丑之會乎自檀箕以後四二三三合一來其在洪荒
朴略之中而自生自所者幾世其有州府郡縣之號而或
沿或革者幾番其間人物之盛衰風俗之善惡者幾變也
其或蕩敗於寇賊干戈之際者亦有如此時者乎吾先世

之居是土也在今所及知者廿餘世而廿餘世以上則其
亦素籍于此土而玄遠莫之傳耶或初居他地未貫此土
之籍而不傳者耶渺邈無徵皆莫之聞焉凡幾歷襄旺幾
經否泰而至于茲也歟德業隆微積善深淺固莫得以究
知也而姑以耳目所及者料之吾姓之聞於一國者不為
不著分派之散於四方者不為不蕃則豈非源深而流遠
根厚而枝茂者也嗚呼本土與四方者莫非元初一身之
分也氣脉所同情亦通焉其何間於遠近彼此哉而四方
者勢其阻矣情焉莫如之何矣幸而遺存於本土者其履
吾堂孰不與吾而同其思乎然其所以思之者豈由於外
哉莫不有此身有此身者莫不知愛其身知其身之可愛

而求此身之所從來則其思也不得不永矣生我者父母
生我父母者祖父母生我祖父母者曾祖父母推而上之
十代百代千代萬代以達于厥初生民之祖而極矣然則
厥初生民之祖即吾此身之所始由生也其以下百千萬
代之積即只是遞其身體而已惟其氣脉則代百千萬而
傳一氣脉矣勢有所莫及情有所難盡故祀典有限孝道
莫遠而其無窮之理不限之誠則豈積代而或闕哉然而
以天子公侯卿大夫之貴廟止於九也七也五也三也之
等分而不得過焉况下此而為士庶人者乎雖欲過之先
王有制已力不及矣在我者惟其能盡乎在我可得盡
者矣可得盡者不須祿萬鍾也牲列鼎也羞庶品也但

能致誠於吾分可為之禮吾力口及之事而已至於分不
可為力不可及之地亦自有致孝之道焉亦不過曰愛吾
一身而已吾一身雖吾之所自有實乃百千萬代之祖先
所流傳以遺之者則其敢曰吾身即吾所有而輕之忽之
我輕吾身即輕吾祖先也忽吾身即忽吾祖先也况不但
輕而忽之至或辱其身敗其身者無非辱其祖先敗其祖
先也然則盡愛之理致孝之道於其祖先者果外於能愛
其身而敬重之者乎祖先相傳之身雖已止於百千萬代
之既往而祖先相傳之氣脉即吾一身而方在焉此身即
祖先之身也敬重此身者所以敬重祖先也故不可過者
分所一定之禮不可能者力所莫及之事也而敬重此身

之道無人不能無代可窮焉為人子孫而追孝於祖先者孰大於是乎夫既知愛其身而能敬重焉則其於同吾所受之氣而同傳先祖之姓者勢雖至於踈遠事或涉於咎怨豈可以踈遠而忘之咎怨而讎之哉我嘆世之人或不甚遠但在稍踈而便外之或不復深怨但在微嫌而遂隙之嗚呼若自祖先之為父母者而兩規之則曾不過一呵一撻而止者而為子孫者不體祖先同慈之思不念百枝一根之義怒焉箴之怨焉省之此果待同氣之道乎此吾族人之所當戒也嗚呼山古山也川古川也巷井皆古巷井也古今推遷人物變易死不復生亡不復存而古人不可復作則以祖先所遺之身居祖先所居之鄉其所以思而慕之者如何也相彼田野即祖先所耕獲之田野道路即祖先所履行之道路江山即祖先所遊賞之江山也蒙被祖先積德之餘澤子孫亦得以耕獲此田野履行此道路遊賞此江山人果以為自耕自獲自履自行自遊自賞焉者乎蓋無非祖先之賜也則其所以盡追孝之誠者容有不謹哉一思慮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心也一去為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德也一動作而思祖先恐有違於祖先之道也戰戰焉兢兢焉常若臨深淵履薄冰焉則同吾姓者庶乎可以能不墜祖先之遺訓而吾祖先亦可謂為有子孫矣於是乎名吾堂曰慕遠

自醒亭記

亭于谷之口池之岸乃吾弟斯舉所開也斯舉亂後初還
偈得地于此谷因其便而為居處之別所即此亭也池亦
主人之自堤而堤因於巖故礎其巖而亭之亭之所以不
得不臨於池也一日余訪吾弟于亭上酒數行請余以亭
名余乃乘醉顧眄而得之即所謂亭之名也斯名也何所
乎得之以其谷之口也引長風之易焉池之岸也致爽氣
之多焉然則傾累壺於亭上類一身於亭上客散庭空池
靜魚閑對聳之危峰吐揚輝之水輪石間之鳴泉響屢玉
於枕上則此身於此時也雖欲不醒得乎醒而省之則寒
吾心者非一矣側弁之俄我何形也嘯呶之聒我何聲也
雷霆在耳孰使之不聞坑塹在眼孰使之不見也如其又

之則此身幾不為此身矣醉是何心醒是何心而以既醒
之心進方醉之心則誠若二人乎哉設吾醉之若不速醒
則吾當昏過了此長夜而其能速吾之醒者以吾有吾亭
也然後知亭之有賴於主人者固多矣而主人之有斯亭
者實亦夢覺之大機會也吾所以以是名而應之者不亦
契主人之思乎主人曰諾兄果得余意哉得余意哉又曰
我有子姪輩頗嗜酒亭上又有過之者日至焉若無是說
于壁上無乃有不曾吾亭之名者乎况舉世之醉一生後
已則豈特吾儕一夜之醉乎聞吾亭之名者或庶幾有惕
然而自省者哉於是余喜亭之有主也遂書之玄默提提
格陽月生明後四日旅軒翁記

似醉不醉鄉記

此歲何歲耶癸耶甲耶此時何時耶花盡而葉茂也此日何日耶既朝而欲暮也此辰何刻也主眠而賓樂也以此歲以此時以此日以此辰也而有此主有此賓主與賓皆是醉鄉人也不問其年不問其時不問其日而自有陶然之樂而不自止者焉其樂何樂歟問之主則不知問之賓則不答熙熙乎皞皞乎主亦不知客亦不知既兩不知復有何語其終不知也已欲語則有事焉上有天當事之下有地當履之其間處焉非吾也歟吾其吾而已吾之所為者何事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而已此乃戴天履地者之事也如有暇焉則江湖焉舟之出嶽焉車

之舟之車之其或倦焉爵而醉之詠而詩之此其主與賓之事也酒罷興罷無所為焉則就枕而眠者其人也假夢而書焉此其文也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

